# 日知錄集釋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浸潁湛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

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舊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行請繐衰而環絰注云弔服之絰服其屬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

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

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

所駁雖不盡當覗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陽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所駁雖小顏云詆訶言辭擿撫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非復粉澤之光潤顏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

仲慶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迮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

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
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
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
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
之不然左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
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
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
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
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

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原注疏峐當作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誤作禮記已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為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為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為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

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

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

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尙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宋注宋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邛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拔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葢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卽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貟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僅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

有名位之人益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爲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氏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

名三命稱字

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

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述擧傳曰後漢書孔融傳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義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喪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敗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

堅右瑕君嘗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

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葢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

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顧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曆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臨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賸人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附桂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而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假亦未以六月爲七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

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幷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郤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衞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衞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窮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

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棟謂固即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即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即固之字其義正相合汲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目夷似大司馬即子魚盧衛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

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

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義氏曰凡蔀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蔀首故言魯曆推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衞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即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

義來偪己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汲成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注爲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錫瓞〕同觀亦字則杜解爲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介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沈學傳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故說者以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晉爲大國而爲大國之制

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盖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設成案加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為公不可罪矣舒臣計在肥己而願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求使孟叔不與有是理邪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僖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制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晉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十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為羨卒雖出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後世三萬戸以上便為大郡以百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闉非也闉者圍齊也非闉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巨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即此塹防門據太山記山西北

有長城延袤至海當是靈公所悉以與晉者訖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誤成秦守臣當依杜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宜子天子命卿而欒桓子又未嘗得罪於晉侯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鄰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

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

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嘗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盆之父獻公非汲成案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于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疆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六度泗水入斗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

而與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匯算有以知之錢學博以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爲元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匯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卩字作皀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郤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孫成案明邵寶譔左觿一卷陸粲譔左傳

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傳遜謨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

##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舉讀爲紛容舉參之舉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萷蔘猗柅從風字作萷音蕭原注宋玉九辯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欝蓊燮萷櫹爽櫹槮即此異文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注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覺爲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

德行作有梏德行注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
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
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麛裘
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
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倢伃賦猶被覆
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死忤愎正諫舉郵皆
是過失之義列子穆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
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乏驥騄李善引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秖成案郵傳是正義以爲過失之尤是過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溢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

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名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博曰案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學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拔部郎棓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還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爲協各處並誤作今年潛邱劄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譌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幾其使偶值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並作明年可補劉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北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蟣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令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

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
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原注孟子卿祿二大夫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
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
同皆厭足之意荀子𠊱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
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
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
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
秋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氏采

曰嗛即慊漢書作歷志說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

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其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

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胡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故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風胡于吳越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卽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原注

周公名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號刑部曰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得周初字謚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謚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沈明經曰予襲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謚識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爲南越

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别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晳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别封益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毁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祗除饑切

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俳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乎此字下當有非字）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淸士

之輕言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氾濫而要歸於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

相類

儻亦衍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謚爲靖郭君以號爲謚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眞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

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

輨車輪斡烏括切按斡字古案切說文旣云斡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爲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斡从斡聲音烏括切猶害有害聲去入不妨相轉也師古之說失之拘泥

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直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横傳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廁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廁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廁即側字側旁从人

隸變爲厂與廟圊字从广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菡廁廁兩字唐以前已相溷據此訓廁爲側則史漢皆通矣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圂圂字

盧綰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

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横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戈之於子亦不欲久恩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常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當从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尚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

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所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虛侯齊王齊文王菑川三王皆文帝十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文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年三十九不說年四十者是年未盡也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謬解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旁辨稱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尚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出治病即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

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其治一老秃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
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
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
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
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
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傳無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如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徇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痟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言

漢書注

漢書敘例顏師古譏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

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罷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爲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罷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爲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卽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也左傳宣十二年利人之幾杜氏曰幾危也悲卽此幾字案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

人帛宜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都作誼作義者謂儀也貢父是也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

郎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

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

皆搜索姧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原注即菽字粟當賦漢時田租本

是叔粟今幷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

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

石慮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

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瓡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瓡即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瓡侯國師古曰瓡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瓡讘侯杆者師古曰瓡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讘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産豐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没霍山之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

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並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注曰音蒲波切姓也又音頻　此字或作縏玉篇縏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曆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

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胔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胔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胔過禮大戴禮羸醜以胔胔皆是瘠字則此瘠乃胔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葢墝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卽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鷄夜鳴如淳曰野鷄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鷄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埜(原注野同)鷄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鷄者野中之鷄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恆曰常諱啟曰開

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原注晉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

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㓞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

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飲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

中闕（原注）音彎而止謂闕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剄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

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令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

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郎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郎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閒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曆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衞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

兵求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
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
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即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
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
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
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
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
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耇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其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鄠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

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宜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愼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别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别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謿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

寶刀也原注僖元年　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淸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類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酒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
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債之君債如左傳張脈債興之債倉公傳所謂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衞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
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
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
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
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
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

紹傳許賓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兆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粤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

怛故以爲非正嫡所生如以衆子爲側室不當復云之子稱謂隨文爲解難以一律左傳以杜說爲是漢書以顔說爲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常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之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瀕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王氏曰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葢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

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戸下省戸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戸有禁

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

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

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彤蔡淇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退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惠氏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漢律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本誤作

修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

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六字讒與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敵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无大咎章褒之訓恭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馬均）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氏曰袁崧書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吏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拔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後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

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與國君含垢義同

李雲傳嘗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衛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

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倢伃敘傳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
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
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
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用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令人
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
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
令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孫章王綜聽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讖文豈可以入詩乎槀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搆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
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
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
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竝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
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
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旣破之後突
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
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
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

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即睿宗）爲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皋詩題曰送部四鎭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鞍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元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劒皆

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雁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淸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元宗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内外閑廏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

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狺狺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向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駡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以江總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

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

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亦已亟稱之矣原注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閱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鄭高都公偈府君碑銘曰

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

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黎氏曰雕題黑齒亦謂刺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戸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恭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

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幾律寺詩何圖好不忘當是周圖見葉少蘊避暑録話）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陛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原注唯費禕山濤二傳作頻蓋後人減筆昔爾霖氏曰頻煩漢人語蜀志晉書及庾亮皆仍用之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繁頻繁雙聲字繁煩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陳

者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

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美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淸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脩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入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



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郎
令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
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
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
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
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
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
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
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創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
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幷州淸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鑄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粱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閑閑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

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遺與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栯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注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廣史

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出爲愛憎所白原注語出吳書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

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
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
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異同嬴縮
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嬴縮人情萬端禍福福禍也晉歐
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
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
反射殺柂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
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輔國
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

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

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捋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見前卷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彠葬文

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遞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葢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巵恐傳寫之誤錢氏曰攷孟棨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人好但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巵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輒引爲據殊疑通鑑有據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

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畧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譌楊氏曰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則不敢稱帝者旁人之詞也名宮曰宮殿妻曰皇后者其志也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漏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吳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令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終